三峽通志

三峽通志卷之五

高安吳守忠編輯
楚黃岡盧國禎校

附録

帝王勝蹟

夏大禹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

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逾于洛至于南河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周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作詩以美之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是時巳水傍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起

與以美之曰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漢章武元年帝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二年帝進軍猇亭夏六月諸軍敗績於秭歸帝還永安三年春帝病篤召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崩奉梓宮還成都葬于惠陵謚曰昭烈皇帝

楚項襄王避敵至巫於女觀山西小山上築宮室以處從行宮人皆細腰因以名宮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

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此玉墓在細腰宮前歸州有楚王臺楚王井誌云王飲馬於此又有洗馬池賦又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豈楚懷王亦嘗至是與

周魚復國未詳

夔子國周成王封鬻熊之曾孫熊繹於楚丹陽熊繹之子熊摯別封於夔治巫城後徙歸之夔沱按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

神弗歆而自寘於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

漢公孫述僭號於成都更夔為白帝城按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又夔誌載井中有白龍出因稱白帝山亦名州

吳孫權取荊州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雍闓奉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諸葛亮南征闡入吳為御史中丞

聖賢過化

大禹謨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周頌與即召公周同姓也文王命公廵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聽斷於甘棠之下以時當蠶桑耕農於

是弛獄出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人思其政作甘棠之詩武王即位命公居左右十有四年以功封於燕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東公主之

楊椎字子雲蜀郫人其父寓巫生椎椎擅文華意者鍾十二峯之秀與真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臨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覩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周惇頤字茂叔號濂溪嘉祐元年以太子中舍僉判合

判官事泝峽至秭歸瀏覽自[illegible]遊焉承道於夔

以至合州伍年陸月先生解僉判出峽東歸轉通判虔州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哲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周子判夔州有蓮花池按宋鑑神宗熙寧六年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內書任分寧主簿調南安司理歷合州判官夔州通判知柳州為廣東轉運判官知南康軍伍拾七卒鑿池事不知有無判夔則史可據也

康節邵子世傳先生嘗寓雲安有臺存焉為先生註易

之所後人因名演易臺嘗聞先生[illegible][illegible]下有[illegible]蜀可疑

焉則兹之遊也其閒鶴之後與贊[illegible]天挺[illegible]人豪[illegible][illegible]

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illegible][illegible]靜

裹乾坤

郭雍河南人父忠孝從程頤學得其傳特憲陝西死於

金人之難雍退居峽州放浪長陽鯉魚山乾道閒徵不

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時封頤正先生雍傳其父緒遺

書有易說中庸說行於世其兄球有文學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

名宦流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家南陽隆中躬耕隴畝爲梁甫吟每自比管樂徐庶謂先主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亮語先主以跨有荊益漢室可興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嘗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帝即位以爲丞相錄尚書事是秋帝憤關羽之歿帥師伐吳亮留守成都明年春帝兵敗還永安亮急馳至帝崩受遺詔奉太子還成都即位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南征四郡斬雍闓高定禍

孟獲而不殺南蠻底定乃上表出師伐魏斬其將王雙

張郃後出褒斜軍渭南司馬懿堅壁不敢出未幾卒於

軍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源乾曜臨漳人唐神龍中為殿州參軍脩圖經言風俗

甚備開元四年十一月拜官同平章事八年三月復拜

同平章事時張說張嘉貞杜暹李元紘皆以才能表見

公獨清謹自守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

沉擯於外臣三子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

餘人乃同事或忌其率直矣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天聖八年進士初任平江法曹仲理枉滯遷為奉節令以通民情理冤獄為先多有惠政召授殿中御史裏行彈劾張堯佐不當授宣徽使又論文彥博語甚切直帝怒貶英州別駕神宗朝拜叅知州事卒謚質肅

寇準字平仲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太宗時知巴東賦役未嘗出符移名而集真宗時為集賢殿中大學士定澶淵之議徙太常卿知湘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問左右莫敢對在州民競荷屯木為公宇再貶

衡州司馬卒歸塟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祈

竹植掛紙錢逾月枯竹盡生筍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調西京推

官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

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知嘉祐

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脩痛

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

仕卒謚文忠

陳起沅江人南唐時舉進士初爲寧鄉令毀淫祠鑿

雞灘歐陽脩稱之轉湘鄉令乃遷黄梅有妖覡籍
幻術惑衆起惡橋之由是知名召拜侍御史
朱慶基景祐間知峽州爲民有德政歲數豐稔民建來
豐亭以彰顯之
趙誠皇祐間知歸州先是山頹江石断流誠負薪石根
縱火裂石不半載而功成江開舟濟名曰趙江有磨崖
銘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紹興初第進士二十一年十月
金虜入冦高宗下詔親征以桑義問視師江淮允文參

護軍事十一月允文敗金軍於釆石捷聞高宗大喜曰
允文朕之裴度也尋罷允文知夔州允文以夔為蜀門
户於是脩守禦撫軍民百務整肅乾道三年以允文為
四川宣撫使越二年召為樞密使拜尚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進封雍國公卒諡忠肅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隆興間為侍御史論史浩八罪
風裁凛然詔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脩撰知饒
州乾道二年七月移知夔州夔苦於馬綱公西上狀極
言其害州旱七月公為文禱於諸廟不踰時雨大降民

頌其惠公徵搜輯歴大夫諸葛武侯以下行實爲夔路
十賢詩又立武侯及唐賢肅公祠皆以表揚先哲興起
來學其誨生儒甚勤切大要以忠孝與思無邪爲主民
輸租者使自縣量其治以廉潔公平下有不善者反覆
告戒誠意篤至人多信服去之日士民攀轅不舍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臨川人中紹興壬戌進士不諂
秦熺時論重之然爲所憾公義不屈拂衣家居檜卒乃
得除歷官吏部侍郎以秘閣脩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
使奉法循理律已甚嚴部有施州其守田氏與其猶子

為二者不恊起兵相攻公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
歃血釋兵邊頼安妥在夔踰年以疾請未至而殁朝議
以公盡瘁厥職特贈集英殿脩撰
查籥字元章紹興中登進士隆興初為御史乾道中出
為夔路運判適王龜齡在帥府相得甚懽時馮綱為害
公力贊龜齡陳於朝又調停輸運之法務以便民嘗與
龜齡採輯先賢之宦夔者立祠祀之各為詩以述其美
後轉成都運使歷官至太常少卿晩節立朝益以謇直
自持不阿時好蓋始終一致云

劉光祖字德脩安陽人登進士廷對言孝宗膺察太過神斷大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光宗朝為御史落職居房州嘉泰二年弛僞學之禁公得起官歷江西提刑改知夔州公上言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恣政令易息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闇主之所難在夔施政一以便民而不擾之終顯謨閣學士奉祠卒謚文節

孟珙棗陽人嘉熙四年二月為四川宣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鄂澧軍馬珙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頒諸郡縣尋兼夔路制置大使大開屯田又創南陽竹林西書院以處襄漢四方流寓之士乃條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尋轉寧武軍節度使知江陵府淳祐六年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

王禎初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劇衆賊石和尚流刼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王　按牒捕

賊性柔怯而陰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
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飢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
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帥三
十一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
日賊復犯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衞指揮曹能
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進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
公誠為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後行乎公即檄麾曹柴兩人故酌酒

貿吏許以身相翼實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紫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紫望風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呂道宿木商家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於山者商驚視曰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簣往尋亂尸見衣白紬半臂者公也載簣土令不深没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闌長

嘶號其胸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充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芻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跪前嚙其項不釋曰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吉水人

鄉賢遺製

屈平字原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與圖議國事上官大夫妬其能譖之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踈屈平其後秦昭王約楚懷王會盟於武關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秦人留之楚立其子頃襄王懷王竟薨於秦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存君興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大怒後

與上官大夫讒平於頃襄王王遷之江南平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漢太史公爲原傳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宋玉屈平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忠而放逐乃作九辯悲其志又原沉汨羅又作招魂哀之其詞歔欷悽惻讀之使人泫泫淚下甚矣玉之用情於師殷殷厚也玉後遊巫山觀十二峯之嫋峭又作神女高唐二賦寓言託興以諷其詞殆麗以淫矣太史公曰屈原之後有宋玉

景差唐勒之徒者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平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嗚呼斯言其有所感矣

巴蔓子周季世巴國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救巴巴國已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是三城將吾頭往謝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以上卿禮瘞其頭於荊門山之陽

嚴植之字孝源秭歸人少喜老莊脫通周易毛詩左氏春秋鄭氏禮書梁天監中辟為五經博士開館授徒生儒常數百講說多精當後遷中撫記室參軍

徐世譜字興宗其先巴東魚復人世居荊州為王帥征蠻蜑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侯景之亂因與征討尋領水軍與景戰於赤亭湖景平以資領河東太守陳武帝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隨機損益妙思出人遷護軍將軍

唐繁之一秭歸人善詩聞忠州刺史白居易將出夔乃至巫峽之題於郵壁曰忠州刺史今才子來到巫山必有詩憑與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新詞白至遂與同舟論詩倡和至秭歸居數日而後別詳全唐詩話

廖彥正奉節人情學有器識以剛直聞於時政和中為南平司隸參軍徽宗求直言彥正上封事論時政缺失大為直政者所集會脩大河除都水使躬督疏濬不為權貴所撓中貴人有與爭者彥正欲力正其罪遂為所中時宰蔡京因前封事之憾罷斥之元祐黨籍彥正與焉

胡勉長陽人建炎初寇鍾相之徒犯其邑勉集豪勇斬二渠魁嘗攝縣事劉超將侵建平勉捍防蜀道賊不得進凡被賊所獲金帛悉分其下秋毫無取

青文勝字質夫大寧人洪武間龍陽縣典史律已公勤軫民疾苦邑賦歲爲石二萬七千有奇以瀕於洞庭水災汎濫歲大歉無以輸有司急責歛之民竄徙不能爲生公憫然惻之乃疏民情奏聞凡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

高皇帝矜其志賜免龍陽歲輸二萬四千餘石永不起科氏甚德之時公年三十有三妻子以清寒不能還蜀遂稱龍陽民思其德上於撫按立祠祀之扁曰忠惠

更陵人居駕學坊以博學孝義著不求聞達人稱

曰處士

達人流寓

姜詩廣漢人嘗居夷陵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涉泝汲之後值風不即還詩責而遣之母好食魚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供母膳漢永平中以孝廉舉

杜甫字子美天寶中獻大禮賦三篇玄宗奇之后棄官去客秦川會嚴武節度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性疎放嘗醉登床瞪視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武君不爲忤中啣之後武卒崔旰亂公下戎渝永泰元年秋至雲安大曆元年秋移居夔州寓西閣遷居赤甲又遷西瀼二年秋遷東屯三年正月出峽抵江陵其居夔詩多至四百餘篇

李白唐宗室子也父神龍初謫寓彰明母娠夢長庚星入懷因爲白性倜儻賦才英飛其爲詩辭宕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思駭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一見呼爲謫仙人薦之見金鑾論時事詔供奉翰林後白浮游四方至江東爲永王璘所辟璘

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以為罪薄時郭子儀請以官贖白死長流夜郎有翰林集二十卷行於世

黄魯直字庭堅豫章人與秦火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元祐中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才尤奇世又稱蘇黄公性直[illegible]為章惇所嫉謫涪州别駕建中靖國元年公過巫山時弟叔向嗣直白涪陵尉攝縣事公因寓縣廨得漢永平中鐵盤為文記之又過百八盤山有詩云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過南浦時守高仲本邀公遊香山寺又遊西山勒封院公

皆嘗題謂景物清絕爲奠路第一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条謀帷幄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凡一代典禮制誥文章多出公所裁定公每悉心獻納上嘗稱爲純臣又稱先生而不名嘗機暇嘗與公飲公素不勝杯酌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赫行不成步上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公晚年致仕歸青蘿山閉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十三年孫慎以罪被刑公安置茂州子璲侍公入蜀間關萬里卒於夔

州年七十三歲攢亦繼殁蜀王夙欽公賢移柩塟於成

都

余郁字公文浙江淳安人洪武初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直節敢言無所迴避上怒之謫寘於夔爲園栽竹以自適因號竹坡居士又號吾齋堂中常書聯句云大丈夫不移貧賤方寸地留與子孫日手一編坐齋中吾伊弗輟暇則行吟竹間或與夔耆碩扶履徙遶徜徉嘯歌怡然自得殆忘其身之爲遷客也時學士宋公濂以事安置茂州次夔而卒塟蓮花峯下公爲守其墓者凡三

十年人咸高其義又數年乃卒塟於城西子孫貧不能
還浙遂籍於夔

一統芟夷

光武四年春帝使岑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
夷陵追至秭歸戎亡入蜀彭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都尉田鴻軍夷陵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
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彭與吳漢
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
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櫂卒凡六萬

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多勇權𣪠𣪠

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

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

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四千人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也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

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

累赴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五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入也太康元年濬為益州刺史自表伐吳正月濬發自成都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吳人所置鐵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遇鎖融液斷絕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宜都太守虞忠壬

戍�π荊門夷道二城乙丑𧺆樂鄉進王濬爲平東將軍至武昌夏口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遂逮康孫皓出降吳平六年卒謚曰武

李孝恭火洗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明年拜信州總管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邑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之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

破銑二鎮艤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除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宋乾德二年冬十一月以王全斌劉光義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分道伐蜀十二月劉光義克蜀夔州遂及韓保正戰於三泉獲之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

夾江列戍吳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鎍江曰我軍
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
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
至奧涙鎍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複牽舟而上
破州城蜀守將高君傳自焚死悉如太祖計
洪武四年六月大將軍廖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
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
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
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

魚貫出崖石間蜀不之覺迨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壘
棄渡分為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
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
盡銳來次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軍士舁舟出江者
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
之師亦擁舟前進發大炮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
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同僉蔣達
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
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

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以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遂遣使請永忠納欵後數日湯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

偏安竊據

戰國楚肅王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張儀說秦王曰巴蜀治船沿江而下不十日而距扞關惠王從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其後白起遂燒夷陵

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陳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傢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王濬為益州刺史謀伐吳造舟木柹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吾彥以白吳主宜增建平兵於要害處彥造鐵鍊橫

江以禦之又造鐵錐數萬長丈余暗著水中

後唐張武石照人仕王建為破浪都頭大破高季興於夔以功陞領武軍節度使武嘗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云

高彥儔五代時為蜀夔州守將初夔有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夾江列礮以拒險要宋太祖遣劉光儀曹彬伐蜀師至距鎖江三十里舍舟以步兵先攻彥儔欲堅壁待之監軍武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宋兵乘勝登城彥儔力戰身被十餘鎗判官羅濟勸

兵降參儔不許奔歸府第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綱

目待書以録其忠云

夏明昇聞

朝廷遣湯和楊璟等西征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

壽守之以鉄索横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

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仁壽等於鉄索

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 西岸鑿引纜為飛橋

三於上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鉄鉋等物傍榜兩岸徒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統兵出赤甲山以

逼夔州指揮李　出白鹽山下逼舊夔州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

江神顯應

禹繼父志治水鑿岷江至瞿峽千崖萬壑連絡千里誠天設之險乃仰空嘯嘆俄見神人狀肖天女自天而下授禹王篆靈符且命其臣任章童律等六人為禹翌助於時奠分山川告成厥功禹至巫峽思神助力詢于童律童律曰神乃帝女瑤姬雲華夫人也凝氣為真封於巫山之麓或為輕雲或為霏雨或為遊龍或為翔鶴既化為石又化為人千狀惣惣不可殫述禹隕顛謝之

庚子與性至孝其父守番蜀卒喪過巴峽瞿塘水漲不

可行于與叩天水為退數十丈舟既過水復漲如初行人嘆曰灔澦如牛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庚公公在途有烏巢於舟至家又棲於庭庚仕至尚書郎

神女祠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數里外船回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宣和中夔人龍澄於大瀼水中獲玉印印文非世間篆籀澄恍見天神立於傍曰此印乃玉帝所寶今守護不謹遂落於此神忽不見澄懼乃捧印投元處

黄魔神廟在歸峽中褒字記咸通中蘭遺古史竄黔南

三峽秭歸旁神人曰我黃魔神也居紫極宮西北閤將祐助公出此峽又廟記載李吉甫自忠州除郴峽灩澦堆有神人湧出水上為之扶舟李問是何神曰我黃魔神也初寇準赴巴東舟經查洑灘水急難上俄聞水中人語準視之有人裸體為挽舟準詰之答曰我黃魔神也公日當大用故來護但裸體不敢見準以錦袄授之神即以袄蔽體而去

黃陵廟事跡記所載禹乃媚魔帝天伊祁王之子素為大力神通上帝憐水之大劫欲降生禹以治之後遣五

星佐其行事俱生於世禹偽父鯀之無功為父雪恥兼

塞

帝命仍發憤刻意周訪四海搜羅異策能號召天地靈祇天之五星六丁六甲地之五行九宮八卦悉集聽命太白金精煉丙丁火鑄造錐鑽斧鑿鎬鋤鏟鑽歲星爲龍驅木公劉削桃楢杵櫓輪與舟車土星黃牛以耕於岷山導江沱川當從岷字以沱川爲黃牛祠按古老歎傳云當時開鑿至此爲一夫謂其婦曰今當月候齋饗方給餉婦不候遽至見一黃牛怒怒勁努力掀轟起

綱巨石崩裂轉較錯亂若落復出惟隱爲像入於太山石壁之間黄牛土星所化五行之中土能尅水黄牛之色乃中央土也

蘇軾嘗聞之歐陽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寳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予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惘然皆夢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出門外鐫石爲馬缺耳相視大驚乃

晉詩廟中蓋私識其事也

永樂壬寅冬十月余按部夷陵有言黃陵江石灘群虎為害民居弗寧有司設穽彌月而弗克獲一余聞且懼遂率夷陵守汪善並拜之耆老齋沐禱於神廟三俱獲吉卜由是不旬日虎投於穽者十有三焉非神之靈應默佑於斯民者不能也 張思安僉事靈應碑

成化初元西陵四境有虎暴歲傷百餘人獲犢豕無算山澤鹿麂為之一空行者負戴耕者懷懼辛卯劉瑛來掌州事數政之餘進耆民而咨之咸以虎患為對乃揭

榜通衢有能捷于矯勇於虎健者給賞久之同知揚言
此蹲乃虎也猛猘矯健有神翼之者暴標與山為害二
十餘齡噬人畜殆盡詔單其縣次迁歸州又嚙二十餘
人今遷本境黨集麗慝其類滋繁未易除也一日州長
大集文武郡僚而謀焉僉判吳遠進曰嘗聞永樂間平
喜垻有虎僉憲張公祈於黃陵之神其害遂息盍禱乎
衆曰諾翌日州長偕僉判率守禦千户常玺暨從僚絜
誠具禮詣祠下致虔誓詞而返逾旬牒報一虎被阱而
死一被毆聞而亡一虎擒行婦隨後者持刀刺之而斃

一虎殁林覇死於樹間不数日而四虎俱殄除旍黨散
去兹非人力所能是神之所為也

岩洞搜奇

三游洞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岑煙龕雪崖而風竅如筍茁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幄而流蘇下綴如猨狖玃拏神樓鬼對虎蛟鼉之穴競妍爭媚相怪險目左右接不暇黃牛五峯椎崎崖影若牛黃陵廟在焉又東峽東水益隘兩石夾拱人立名艄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之奇勝隱然山陰循蔦逕曲折數百武及山之巔下又逕崖險以甚偪俯瞰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在右皆帖石側行循繩前引後者綴捍予於中猶足蹈心顫目

以眩息不時貫歷數曲地稍夷腰折百武出石下地天夷穹然一洞洞如覆蓬高不六餘丈廣倍其半奇石墻立中擎三柱非圓非方徑可丈餘上廣而銳直下洞奥以曠如堂可布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懸扣之類鍾名天鍾搥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也旁橫一石擊之音如磬正德庚午予征藍賊道經遊焉從者考擊以侍予欵主僧候迎意會之皆由虛竅由上皆石懸者大以圓故如鍾突者方以小故如磬下雜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背有石如床可臥十許人西如厨東如坐几

一洞之石如鑿如鏤如穴以出水如閣室如磴道如綴珠懸琉如蜥蜴如刻畫雲鳥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舉丹青者無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横一溪名下罕僅聞水聲冷冷然地底又外一山如臺臺中如立笏由他亦發奇勝洞奪之矣

玉虛洞入香溪而北則衆山環遶不見水流處蓋凡數折而後至洞之岸於是維舟岸畔緣蔓而升盤旋石徑曲折可二里至洞口因舊崩土石為蹬而入則呀然穹中一石室也廣可設椅棨坐數百人其中懸崖怪石或

如獅而踞或如象而服綉或如异獸而奔逸異狀或如柱而峙或如僧伽而塡坐蓋有不可一一肖像者大約如世之寺觀捏塑所謂普陀山者而真境自然非捏塑所能及也入洞而右有天聖某年州守學正題名用是見學正亦宋官而謂宋非大郡不建學者非也𡰥東有慶曆間荆南漕運判官曁本州守同秭歸令巴東令題名用是見秭歸為州之屬縣非州之舊名也攻東有我明侍郎白公圭題名入東為石壁而北有門窺然深暗土民之祈雨者皆以火炬而取水於中云是而入有積

水半腐木下為龍池至此無敢渡者諸生有欵入觀者以流湿且無燭故止左有石床傍皆石鬚如魚鰓狀

石通洞西二里有山一竅南北相通躡徑而上石牀而盤可坐可臥令人恍然有遺世之懸宋黄山谷朱勝非經此嘗題石岩有涪翁字○朱勝非詩云披榛捫蘿入洞中拂壁剔蘚認涪翁我緣直道來施右居為清詩到石通定後寂寥無異議危初婁斐竟何功投對畀北言猶在厄宋飢陳道不窮

煖水渦巫山治南冬月水煖澣衣極潔

天池在府治巫山縣亦有唐杜甫詩天池馬不到絕壁

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欝紆騰秀氣蕭瑟浸

寒空直對巫山出無疑要禹功

龍昌洞巴東西瀼溪內岩壁間有石隙深邃相傳有龍

潜焉又名三游洞上有龍舟相傳元時午日人戲舟於

此飲酒鼓譟龍怒水勇人為所溺惟舟棹高閣不朽周

濂溪常遊焉

施州石通洞黃山谷詩云古木蕭蕭洞口風昔人曾此

出樊籠君前況有涓涓水好濯塵埃去放翁

白雲洞 英陵州

蝦蟇培泉茶經水品第四

香溪水茶經載焉

楚王井

雷鳴洞

清寧井

巴東有三潮水一日三潮

歸州廢靈泉寺有水自山頂流出狀如瀑布僧𠎝盡於

此著華合論傳云此泉與江水消長相應故名

巴東縣有温涼井中有氣冬温夏涼又有陰晴井井上有雲則雨無雲則晴

長陽縣龍角山穴內有陰陽二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旱鞭陰石則雨潦鞭陽石則霽

洗墨池夷陵治內郭璞註爾雅於此

崩洪紀異

周考王十三年江漢水

東漢和帝永元二十年夏四月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壓死人民百餘明年冬巫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討平之

漢昭烈章武二年六月秭歸縣黃氣見長十餘里廣十餘丈

吳永安三年西陵言赤烏見

晉永平二年荊州及丹陽俱大水

宋太平興國九年歸州貢赤鶴一

宋皇祐間歸州山崩江石斷流舟楫不通

元至大三年夏六月峽路大水山崩壞民居死者甚衆

皇明弘治五年大旱飢正德八年大水

正德十五年江漢冰合

嘉靖十四年夏雨經月溪水四溢山澗水田冲崩無算

二十一年六月十日新灘北岸山泉湧出泥滓山勢漸裂居民驚駭迯避頃之崩五里許巨石騰閉塞江流壓民舍百餘家舟楫不通○三十七年夏新灘又崩裂居民舍數十間壓死三百餘人○三十九年夏五月雨雹

傷禾○秋七月江泛大水異常沿江民舍漂流殆盡禾
稼淹没無秋飢○四十年夏五月淫雨浹旬州治崩圮
官署民舍多為傾没今圮城是也
興山縣二十年夏六月夜雨雹如斗次者如拳又次者
如彈自東北降至東關草店山水聚湧漲溢民舍冲漂
溺死者不可勝計
嘉靖丁未巫山縣大水溢舟入市庚申水溢撑舟入城
斗米三錢
灔澦堆先時旱水涸露大半見三足如鼎形

嘉靖戊子予梟山左麓有古碑因澍雨傾出為泥塗所淤
浸不可識後洗磨視之屋廟祥符年碑其文左氏法紀
載甚悉且刻鏤亦工議移本祠復為江泥所没竟之無
得嗚呼文之顯晦雖係於數然靈均百代人物焉知此
碑不從出乎姑志此以俟

守江集議上

吳大司馬陸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敵泛舟順下不可恃援他郡以鮮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乞補江塢庶幾無虞

蜀漢宗預遷右中郎將督守永安後丞相亮卒吳慮魏或乘虛取蜀增巴丘守兵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預將命使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問也權大笑

孟珙知夔州曰不擇險要立砦栅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民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格以課殿最俾諸司舉行之尋兼夔路制置大使大開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萬頃八千二百八十畝

孟珙諜蒙古塔海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湘湖乃請粟萬石以給軍餉以千人屯歸州命弟籍兵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illegible]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珙兄瑨知峽州帥兵迎拒歸州大埡砦得捷巴東遂

復夔州

紹興衛膚敏謂江陵襄陽尤為要害劉長源謂忽夔峽恐其來時雄虎之將布在蜀口則諸臣尤以為慮謂宜置重臣於江陵以為江西之巨防嚴守備於夷陵以為荊楚之外户

夔故有州城在瀼西關城在瀼東曰蜀有伏難背廢弗葺或葺弗得其要趙寶祐丙辰帥守蔣宜既城夔託事靖惟瞿唐關西崖峭峙一水撇騰自古設險其上以限荊巴與州城相表裏而近江之城高揷半天則我不得以

制敵近山之城低逼平地則敵反得以乘我且規置迂
漫非所以重屏蔽之勢深犄角之謀迺奮然圖惟改築
策應大使觀文吳公轉以上聞即中朝科降蜀關撥助
以濟其役且申詔趣辦起五月丙辰訖八月甲申而城
以成西南近江城於江滸則賊舟檝不能越東北近山
城於山旁則賊矢石不能加合而言之州城以駐重兵
閫城以駐輕兵脫有緩急則重兵控其西輕兵扼其東
沿江戰艦上下游擊灧澦堆又以旋風砲擬之而西陵
門戶壯固矣

梁武帝時有冉氏田氏向氏大者萬家少者千戶僭稱侯王屯據三峽剸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等攻陷白帝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聚其骸骨於還城側築京觀後蠻蜑過者輙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自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峽中要險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

宋咸平五年施蠻數擾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對曰蠻無他求惟欲鹽耳因詔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與之鹽諸蠻感悅相約不爲寇鈔自於是與溪州蠻皆願歲輸粟易鹽丁謂上言溪蠻入粟實沿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獘自古安邊未有若此先是益州軍亂議者恐沿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子弟捍禦之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謂因乃與盟令還漢口四百餘有生蠻違約謂遣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及發州兵擒獲之諸蠻伏罪謂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

原缺

明興洪武四年置施州十四年置衞至二十三年始廢州入於衞因其邊徼羈縻之爲立宣撫安撫蠻夷長官諸司以部領蠻落不重繩以漢法後又令荆州通判一人歲往撫之諸蠻皆順奉約束不盜邊至嘉靖四十二年施州蠻王忠聚黨攻劫掠龍潭攻支羅荆蜀二藩皆驚動詔二藩巡撫大臣會兵計以聞時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下令督荆南諸將往椓諸隘要屬藩臬王紹元諭降以汝市巡檢趙應奎入其巢質忠出降尋請下吏殺之而應奎亦以詐脫繼屬荆州守趙賢岳州守姜繼曾

往夫羅係畫善後策置施州兵備僉事一人駐夷陵控制之西境乃平隆慶四年金峒覃璧復叛烝嫂謀奪印巡撫都御史劉慤上其送狀討之慤移鎮荊州遣守巡督諸將分道往勦師圍半載璧力屈自詣轅門伏辜乃疏削去安撫司奪其印章降為金峒峒長立璧父覃勝宗為峒長領諸蠻以夫羅百戶轄之改通判以同知撫夷施州其後兵備亦罷以荊南分巡使兼領焉湖廣通志

查得萬縣南岸一帶地方壤接施夷各土司環列四境蜀漢時並南浦縣后代因之至元省入萬州相去㝡遠

民又須備乃致姦污不軌之徒遊手遊食之輩鼓扇齎
亂故黄中之亂殆有釀而成之者中雖剿平而處置未
妥其間狡猾之民動犯法禁稍聞捕緝即徙入夷方名
曰投崗間引土夷刦掠我人民侵殺我畜產釀禍非小
矣巴南富豪懼夷侵掠私據險要築堡自守名曰立寨
因見地方穨遠兼恃家丁衆强凌蔑官法毆打公差不
供租庸不服拘喚稔惡匪細矣查得先年黄中既平之
後節該院道酌處地方善後事宜有議徙南浦縣治以
綏邊民者有議委捕盜通判駐劄黄荆堨者自今觀之

復舊縣者久安長治之策也議捕守者撥外安內之權也出夔州志

施州盖國初入川孔道也重之以衛慮遠矣其地有十三土司施興瞿唐二衛也土司每有所征調衛者鎮其戾性使不為非耳無論地方廣而軍民之居施者率惟夷也其地有師生而無提調有民社而無地主則假之於撫夷撫夷者假憲而實府者也么麼必候可而後行往歷千五百路崎嶇乃若此其有謀猷能展用哉居久武弁惡侵巳之權百計中傷雖欲安居不得也每歲大

踈役輙赴府不下二三次暑雨山澤漲滿武弁者荷竹筏柱杖行遇水則洞而浮撫夾者体統假尊重能得耶其非所轄者二縣能類供應耶是不可以不講矣厚其廩給無使侵在衛職事而又免其考察必考滿始一起府則孤身懸萬山不測之地庶乎其可矣議者欲改建州治先州衛不相能而禍及誰肯躡覆轍哉人有談其地險云可備緩急意土夷每相殺不下千百其中豈無漢人與中國之命秪抵一牛不可不知也出許正吾集

峽俗叢談

夔俗民淳訟稀風厚俗美士敦文行民重桑農巫山士慕文學民簡詞訟建始地僻山深俗尚朴實歸州農勤耕耨士知學行巴東民漸歸淳士頗知學興山農務耕鑿士勤誦讀夷陵民質直好義學校之盛甲於荊湖故其民多好學

夔人重武侯以人日傾城出遊八陣磧上謂之踏磧婦人拾小石之可穿者以絲索繫于釵上以爲一歲之祥出圖經

獲民寡婦多招贅婿甚至年踰五十有二三子亦行招贅間亦有弟贅兄嫂其男子有妻妾者利寡婦之資産輒過寡門為贅久則花費其財産變賣其人口遂起訟端（出守變錄）

語惟侏離服用錦布占事者以鼠撥辨吉凶占病者以銅馬代金馬之神婚姻論財縛婦而娶不論分之尊卑祭用索帛壁家所有不問人之貧富（出建始誌）

歸為夷互相孳殺鬼重祀深山之民猶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俗以麻縆巨竹分棚而挽謂之拔河之戲以

定勝負而祈農桑

峽民男爲商賈女當門户坐肆于市扉擔負于道路皆是婦人也

大旱則焚山擊鼓禱雨必沉牛以荅神貺有合神農者

市井泊船處謂之市墍杜詩云市墍瀼西頭

行舟以竹篾續爲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俗曰火丈

呼柁工爲長年三老又曰秋能今或稱翁

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不可上下舟船當戒謂之佳憂又曰對峽

夷陵江或浮大木截塞水面土人謂之龍巢翻

施州俗男至老不裹頭女衣花布親喪宰大牢謂之打
整就日而埋不行釋除之禮土司專多求勝不便論理
殺人論罪償之以牛山田隨勢開墾無畛畝刈其草木
焚之以灰其田田乃茂稍薄則灰力盡矣又芟他而田
之石多則搬土擁運為田以種所謂刀耕火種者以此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峽及湖南北江獠禁咒
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
言之即些字也問歸人三十年前猶然

夷陵民俗險陋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

民之列處灶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

豕其覆皆用茅竹而俗信鬼神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

歐公書事詩曰道途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泅䑋

市魚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

峽誌雜録

蓮花池 北嶺上俗傳周濂溪判夔時鑿以種蓮

石 笋 明良殿前

栢 柱 白帝城西大十圍高三丈相傳公孫述樓柱砍之血出

石臺岷江之南與八陣圖相對世傳孔明教戰之所

草堂杜工部甫寓此溪西溪東屯三徙其居皆有草堂名爲高齋今東屯遺址尚存

公孫樓柱荊州記巴東有一柞柱直高三尺可十圍相傳漢公孫述樓柱久不朽今無

向王鐵鎗治北臨大江傍有鎗頭長數尺經久相傳云

萊公栢在巴東舊縣治萊公爲令時手植雙栢民懷之以比甘棠故名

梅溪碑宋王梅溪爲萊公立今遷秋風亭

清寧古井在郡東三十五里崖穴中有泉出爲父老相傳先朝蜀人煑鹽於此巨舟連蜀居人賴贍後以所得不能償其所費止之今泉口尚淡鹹汁融液居人或取水煮飯云

玉米田在三間鄉原子基前有田數坵每子耕種時出白米以玉

洗面井在屈子基左今井尚存

石羊臺屈子基左有臺俗傳屈子嘗登眺於此遺跡尚存

昭君臺與山縣治南一里

督郵石幽冥錄云宜都建平二郡界有侍石如二人讓使揖對傳二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即今夷陵也其二石尚在峽口舟行見之

廩君土舟寰宇記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昔巴蠻有巴樊瞫相鄭五姓未有君長各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巴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務相乃乘土舟從夷水下及夷城因立城其旁而居之今水名清江在

長陽縣　一統志

鍾離山石穴巴蠻五姓皆出鍾離巴氏子生赤穴四姓子生黒穴俱事鬼神未有君長共擲劒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巳務相中之衆皆服　一統志

竹王祠華陽國志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竹流入足間中有嬰兒声剖竹得男收養之及長材武自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漢武平西南夷王被殺夷僚求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後配食其父宋崇寧中賜廟額曰靈惠　一統志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為魯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輒能自行表姪許郎中云此即運瓶之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直四川無此蔚然即此）

夔州推官楊句積累陰騭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一甲後唱名果奪魁天下及夔使君詢句陰德句乃出三歷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

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讞罪因有從死
罪上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決放者即
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篙行大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
靳報
馬植除黔南殊不得志維舟峽中月夜見白衣人緩步
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
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遣人邀問已失之矣後自
黔南入爲大理卿遂拜相
長慶初有人泊舟巴峽夜聞人詠曰秋徑填黄葉寒崖

露草根欲啼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免吟百篇

荆南某大守之女既得壻將于歸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既覺輙于繡𢾾上繡金君卿三字毋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詰女具以夢告未幾所議壻果死後峽州守入境乃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則詢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懇辭主人強之竟成婚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

寇準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竟思之不問朝廷有宰相

出鎮者㝡與視事而疆吏報準入界唐公驚喜出郊迎
勞見其手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

寶元初朱正基知峽州夢一吏云城隍神遣其督脩夷
陵縣廨甚急連三夕夢之明日報歐陽公謫夷陵令未
感其夢待之特異公事之益謹白事必折于庭朱候入
門先降階接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置佛像
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以錢及金
銀置之皆然自是院中富實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

懐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
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累也
枝江縣東南富城州上有道士范儕精廬自言巴東人
少遊荆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惡食蕭散自得言來事
多驗而詞不可詳人心欸見欻然而對覩言尋求終弗
過也雖遲蹊諸洲而未嘗見其濟涉也
宋隨州大洪山李遥嘗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市一杖
秭歸有被殺者求賊甚急其子見遥杖曰父物也執之
官榜掠備至秋遥實購之者卒莫自明械送于隨大洪

殺人事竟洩伏誅

揷竈在空舲峽絶崖壁立數百丈有一火爐揷石間望見可長數尺相傳堯洪水時行者泊舟崖側炊爨以餘爐揷之至今猶曰揷竈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詩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伯夷雖有諸氣味都不改

歸硯歸州太沱石江中水石也止用於川峽人

庚午歲海濱漁人網一魚巨口四足長尾細鱗声類嬰兒其年大水以為水怪予按此鯢魚也形體似人声如

小兒日含水入山以草覆身張其口烏欲水則吸吞之峽中人能食之先縛于樹穊出白汁以去其毒乃烹焉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楚襄王神女　　程敏政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則有甚不然
者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
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則夢神女者懷王也神女賦序
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
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
異奇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諸好備矣瓌姿瑋態不
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夫既云王曰茂
矣美矣又云王曰若此盛矣何其前後之復耶況人君

語臣不當曰白荅臣不當曰對且其賦曰他人莫覩上覽其狀望予惟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以爲宋玉代王賦之如王之自言則不當云王覽其狀既云王覽其狀則是宋玉之言矣又不知稱予者誰也以此考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明日以白王也王與玉字先後互書之誤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其夜夢神女者宋玉王無與爲從來枉受其名耳

紹熙中瀘師張孝芳者爲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爲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稱歸一僧俗

姓廖名慧覺居山院畜資甚厚釀翠進斷塩水陸繼而冦李萬兒者㩣衆欲刼之初不知其僧設穽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與其徒剮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寃岳灵曰汝報之未可此人有為衆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尚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生清河家即芳也萬兒即張信也吉即張昌也其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衛濾而平焉出文昌化書

某男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

中夜有恠物居武火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居武擱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恠明道雜志

三峽總志卷之五終

三峽通誌後跋

三峽在楚蜀間奇險甲天下盖自古誌之自驥㸌發時已耳之然而未目也屬補令荆歸之興山以公謁數遊歸峽若巫峽夔峽曾一遊焉盖旣耳而目之顧征棹逕䟶即峽中勝槩諸名狀弗皇悉譜猶然未目也今年秋歸大夫　吳公

脩通誌五卷首著三峽異同次考次詩
歌詞賦銘記次附錄終爲刻成出賜
驥恭受披閱其中封疆之遐邇城山
巖之嵗嵬寥㟐川濤之㵾汨潺湲灘磧
之奕兀漩激風氣之淳澆靡儉與夫神
宇仙宫雄關窮阻幽境平郊誠一覽畢
照他如古昔聖帝賢卿儒彥俠逸凡生

於茲宦於茲寄寓於茲其殊勛勁節偉畧愷澤藻文清興以至混一偏安之蹟籍籍乎其流聲者由斯以尚論其世莫不想見其為人隨觸心動恍然慨慕悲恨之不已蓋不必躬履步循攀緣指顧而披閱所得雖常目在之無踰是悉大夫謂卧游信矣嗟嗟斯誌也寧亶供卧

游㪣役其形勢習俗彙集臚列將使後之客楚蜀間者卜水道爲䟦涉計得折衷斯誌以避邊將使後之吏楚蜀間者酌地宜爲沿革計得折衷斯誌以經畫甚之計

國家治安控扼咽喉銷未萌之奸戒不虞之患用繫於苞桑亦咸於斯誌折衷焉

驥熟玩深惟然後知其時義之奥功用之宏自非大夫之洽聞多識周智遠慮胡以有此乃序謂廣同好俟博雅君子蓋自道云

屬下吏興山知縣廬陵曠驥頓首拜跋